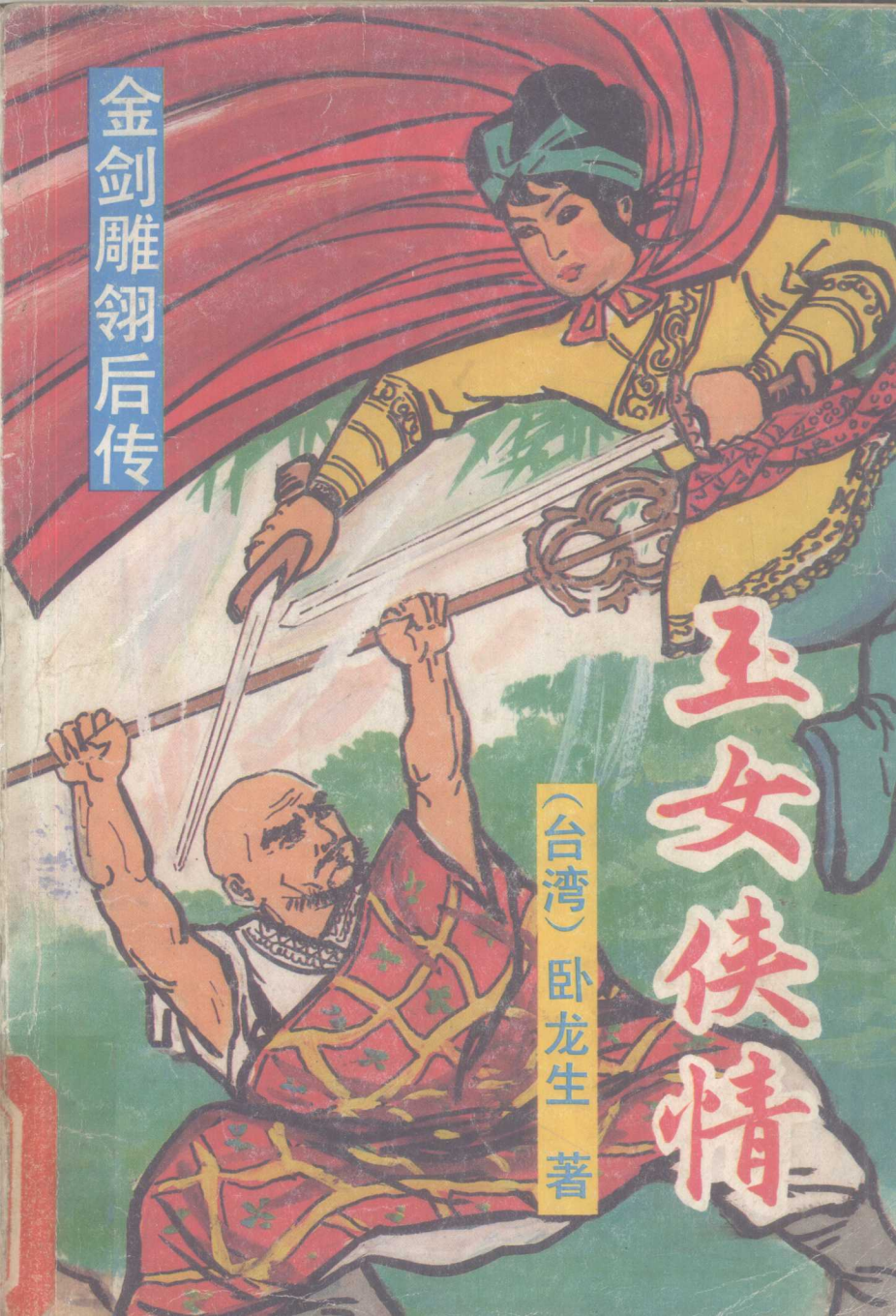


金劍雕翎后传

玉女侠情

(台湾) 卧龙生 著



金劍雕翎后传

玉女侠情

中



第十五章 失先机黯然出宫

这时，已经走到了甬道尽处，萧翎举手一推，一道石门，应手而开。

萧翎燃起了火摺子，流目四顾，只见眼下房舍，似是一个书室的布置，旁侧玻璃灯中，余油可见。

燃起灯火，室中突然间明亮起来，只见一个石案后的木椅上，端坐着一个长髯飘飘，面目十分慈祥的老者，闭目微笑，形态如生。

但闻步履声响，回头望去，只见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，先后进入了石室。

萧翎望着端坐的老者，心中暗暗忖道：此人不知是不是箫王张放？

此刻，他心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设法找到那箫王张放，希望能探知一些玉箫的武功路数，三月后断魂崖底之约，也好助那岳小钗一臂之力。

只听金花夫人道：“唐夫人，这人可是箫王张放么？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那箫王张放人中之间有一颗黑痣，此人如若有痣，那就是箫王张放了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我实在笨得很，那唐老太太适才在厅中还说起箫王张放，怎么我就记不得了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老者人中之间一片平坦，并无黑痣。

萧翎呆了一呆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人也不是箫王张放。”

百里冰看萧翎说得郑重，果然不敢再任性施为，当下默不言。

萧翎望着百里冰，道：“在唐老前辈和姐姐面前，兄弟也不必再隐瞒了，这位姑娘乃是北天尊者之女百里冰……”

金花夫人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北海冰宫的公主。”

百里冰听得萧翎说到那金花夫人，数度救他性命之后，心中本已暗作打算，不再给她难看，但见她娇声媚气的笑容、姿态，不禁火气又来，当下冷冷说道：“是又怎样了？”

金花夫人淡然一笑，目光转到了萧翎的脸上，道：“兄弟，姐姐不得不佩服你了……”

萧翎知她下面之言，必然十分难听，急急接道：“在沈木风的身前，小弟不得不装作和两位不识之状，如有开罪之处，我这里先谢罪了。”说完抱拳一揖。

金花夫人仍然接口说道：“你能化装成一个工人，混入防卫森严的山谷之中，进入禁宫中来，这种智慧、豪气，不能不叫人佩服，天下武林同道，推崇你是唯一能抗拒那沈木风的人，看来果然是不会错了。”

唐老太太接道：“那沈木风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当今武林人物，没有一人能放在他的心上，但提起你萧大侠，他却色厉内荏。”

金花夫人突然向后退了两步，道：“萧兄弟，那石案之下的抽斗未曾关好，也许存放有物，兄弟打开看看吧！”

萧翎望了那石案一眼，道：“此乃姐姐发现，那抽斗如有存物，也理应由姐姐取去才是。”

金花夫人笑道：“沈木风虽然对我有些头疼，但仍然控

制着我的生命，随时可以要我的命，纵然那抽斗中放着禁宫中十大高人联合留下的秘录手册，对姐姐也是无用！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弟有生之年，必将致力解脱沈木风加诸在武林人物身上的枷锁。”

百里冰看那金花夫人言笑行动，虽有些放荡形骸，但大义大节，却是丝毫不苟，心中对她忽生出几分的好感。

唐老太太接口说道：“萧大侠要动手，就请快些吧，这间密室来路未闭，沈木风和宇文寒涛随时可来。”

萧翎大迈一步，行近石案，拉开抽斗看去，只见一张白笺，端端正正地放在那抽斗中间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白笺之上写道：“禁宫的存物，已由在下取走，有劳玉趾，抱歉、抱歉！”

短短数言之外，白笺下面既未写名，也未画什么图记。

萧翎望了那白笺上的留字，不禁呆在当地，半晌说不出话。

金花夫人识得汉字，伸过头望了一眼，道：“这人的话定不可信。”

萧翎缓缓放下手中白笺，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照那宇文寒涛和沈木风的推算，进入这禁宫的，共有十人，算上这人，咱们才见过八具尸体，还有两具尸体未曾发现……”

唐老太太也已看清楚那白笺上所书之言，接口说道：“老身之见，和金花夫人一般，这张素笺，也许是十大奇人之一，故弄的玄虚。”

萧翎摇头说道：“不会吧！这白笺和字迹，都还清新，绝不是放上几十年的东西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那是一定有人过来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的看法，确然如此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如若我的判断不错，这白笺留在这抽斗中，不会超过三月时光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大哥之意，是说那人离开禁宫不过三月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……”目光一掠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，接道：“天下武林人都知晓有十大高人陷在禁宫之中，但其中大部分人，只心中向往，并未有实际行动，但有些人却把他们一生的精力、青春，都耗费在寻找禁宫之中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从不懈怠，这些人虽只是一小部分，但算起来，人数也要在数百之上，其中绝不乏智谋过人、武功高强之士。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就算是他武功高强、智谋过人，但他如不通这建筑之学，那也是无法进入‘禁宫’的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一个人，花去了十几二十年的光阴，可以练成了一身绝技，如若他花二十年的时光，难道不能研究建筑之学么？”

唐老太太、金花夫人和百里冰，一时间都为之语塞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良久之后，金花夫人才接口说道：“这应该让那沈木风和宇文寒涛同来尝试一下这失望的味道，唉！那沈木风为了开启这禁宫的事，不知用了多少心机，亦不知花去了多少人力，但却被人捷足先登。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如若萧大侠推论得不错，那开启禁宫之人的能耐，要在那宇文寒涛之上甚多，唉！他出入禁宫，去取了禁宫中重要存物，但却不留下一点痕迹……”

在几人推敲谈论之余，沈木风想夺取先机。这

时 在死亡威胁之下，宇文寒涛贪心顿消，缓缓收起右手，道：“兄弟不知何物，只想先行取过瞧瞧，咱们进入禁宫之时，已有约言，不论何物，都应各凭赌运取得。”

沈木风冷冷说道：“宇文兄怀中尚有一节火烛，是么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错啊，沈大庄主记得很清楚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那很好，燃起那一节火烛，放在石榻之上。”

宇文寒涛依言掏出火烛，燃了起来，放在石榻之上，道：“兄弟一切遵命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你退至一侧。”

宇文寒涛应了一声，缓缓向一侧跨开两步。

沈木风收回右掌，冷冷说道：“萧翎你是否愿守约言？”

萧翎道：“自然要大家遵守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既然想遵守约言，现在可以收回你的右手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那很容易，只要沈大庄主也向旁侧退回两步。”

沈木风干咳一声，也依言向侧旁横移两步。

萧翎收回右手，凝目看去，烛火耀照下，看得十分明白。

只见一本薄薄的册子之上，放着一张素笺，笺旁压了一个玉尺。

但见素笺之上写道：阁下虽然晚来一步，但能入此密室，那是足见高明，区区为进入禁宫一事，耗去我三十年青春时光，阁下能到此地，必也将付出极大的代价，留下箫王张放的手录武功，以酬阁下辛劳。

下面署名：“先入禁宫人留字”。

望了那素笺上留字之后，萧翎心中又愁又喜，喜的是自己此番进入禁宫旨在相助岳小钗抵拒那玉箫郎君，那一支源起于箫王张放的武功，那先入禁宫人，就偏偏把箫王张放一门武功留下，这岂不是天随人愿么？

愁的是眼下还有沈木风和宇文寒涛两大劲敌，都必将全力争取这“禁宫”中唯一留下的武功秘录，这一番争夺，必将是龙争虎斗，凶险万分，这箫王张放的武功手录，是否能落入自己的手中，还很难预料。

一时间，得失之念，泛上心头，不自觉地生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。

百里冰站在萧翎的身侧，觉着他的身子在微微抖动，大为关心，低声说道：“大哥，你心中很害怕么？”

萧翎摇摇头，道：“怕什么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那你怎么会……”

萧翎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冰儿，我很好啊！”

百里冰伸出手去，紧紧握住萧翎的左手，道：“大哥啊！如若咱们不能出这禁宫，有我陪你死在这里，那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！”

言罢，缓缓把娇躯偎入了萧翎的怀中。

百里冰最后那几句话，说的声音很大，沈木风、宇文寒涛、金花夫人等，大都听到，所有的目光，都不自觉地转到了萧翎的身上。

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萧翎兄弟，这位姑娘很痴情，不知是何许人物？”

萧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劳你沈大庄主费神相问。”

但闻宇文寒涛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位先入禁宫的兄

台，心地很好，替咱们留下了箫王张放的武功，只可惜他千算万算却少算了一件事……”

沈木风接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他没有算出咱们是六个人一同进入禁宫，这一本秘笈，将成了祸端苗根……”

沈木风冷冷说道：“如若是宇文兄心中害怕，最好先行声明，放弃取得张放武功秘录之念，不再参加赌约。”

宇文寒涛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兄弟纵然放弃，这秘录也未必就属你沈兄所有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至少区区可以多增一些取得这秘录的机会。”

萧翎口虽不言，心中却在暗作盘算，忖道：这些人如真按约言而赌，取这秘笈，那是各凭运气的事了，如若大利所至，弃约不顾，必将要演出一场生死相搏的恶斗，宇文寒涛武功虽不可畏，但他诡计多端，又精通禁宫机关，却也是一位很难缠的劲敌……！”

只听宇文寒涛说道：“此刻局势，已极明朗，目下禁宫中所有之物，当以这箫王张放手录武功最为珍贵。箫王虽然是一代奇人，箫法擅绝人间，但他也只是十大高人之一，那人十取其九，却留下一个箫王秘录，叫咱们几人拼命，不论咱们之中，哪一个取得这箫王的手录武功，也只有那人九分之一的能耐，说不定那人还早已手录下箫王武功的秘本记述而去，算起来，咱们只有那人的十分之一之能。”

沈木风暗道：这话倒是不错，眼下第一要事，是要找那先入禁宫，携走全部秘笈的人，趁那人尚未能练成绝世武功之前，抢来他取得的秘笈，才是上上佳策。

他心中别打主意，口中却不言语。

但萧翎心中，对这箫王张放留下武功异常重视，却是别有看法，为了对付那玉箫郎君，相助岳小钗，这本武功，在他心中的份量，尤重过其他九大高手留下的武功。

宇文寒涛又是另一种打算，他自知武功难以和沈木风及萧翎抗拒，正面争取这张放武功秘录，自然是毫无希望，唯一的机会，就是设法能把沈木风和萧翎等困在这禁宫之中，自己才有取得这张放武功秘册的希望，心中在盘算着如何对付这些人，只是没有把握之前，自然是不敢形之于神色之间。

金花夫人目光转动，扫掠了室中群豪一眼，说道：“不管诸位心中在作何打算，最好是先瞧瞧那人留下的张放武功是真是假，然后再作主意。”

沈木风目光一掠萧翎，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应该先瞧瞧那本书的内容，是不是真的张放手录武功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问题是谁去看？”

沈木风目光又转到萧翎身上，道：“阁下有何高见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我如让冰儿去看，沈木风和宇文寒涛绝然不会同意，只有从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两人中间，选择一人了！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如若不用你沈大庄主带来的人，你沈大庄主自然是不放心了，因此，在下想由你沈大庄主所带从人中，选择一个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萧翎本想说金花夫人，但话到口边时，又改变了主意，

说道：“唐老夫人。”

沈木风回头瞧了唐老太太一眼，目光又转到宇文寒涛的脸上，道：“宇文先生呢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只要沈大庄主同意，兄弟没有意见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好！那就由唐老夫人去查看那张放手录的内容。”

唐老太太也不答话，缓步行向那两具尸体对座的石榻旁边，伸手取开石尺，移过白笺，只见一个羊皮封面上，写着：“萧王张放武功秘录”八个大字。

唐老太太乃一代掌门之才，虽是女流之辈，但她的才智、心机，不输男人，心知此刻人人都怀着杀机，一个应付不好，立时有性命之忧，是以，取那玉尺素笺之后，并不动那武功秘录，回顾沈木风等人一眼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上面写的是张放武功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封面之上，虽然写明，但却未必真实，打开内容瞧瞧才行。”

唐老太太目光移到沈木风的脸上，道：“大庄主之意呢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打开封皮瞧瞧。”

唐老太太探手从怀中摸出鹿皮手套，套在手上，掀开了封皮。

百里冰附在萧翎耳畔，低声说道：“这老太太很小心啊！”

萧翎道：“四川唐家的毒药暗器，在武林中，谁不畏惧，她乃一代掌门之才，我们岂可轻视？”

凝目看去，只见那封面之内，白绢之上，写着：“十八招

混天箫法”。

显然，这本秘录所记，当真是那箫王张放的武功了。

萧翎正待集中神意，阅看下文，突闻宇文寒涛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诸位可瞧出什么破绽么？”

沈木风奇道：“什么破绽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封面上的字迹，和那封里之内的字迹，有些大不相同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唐老夫人，请把封皮翻过来瞧瞧！”

唐老太太闻言又把封皮翻过。沈木风、箫翎都未注意此事，听得宇文寒涛之言，才留心查看，果然封里封外，字迹确不相同。

那封面上的八个字一笔一划，写得十分端正，封里之内的字迹却十分潦草。

沈木风回顾了宇文寒涛一眼，道：“按宇文兄的看法，这本张放的武功秘录，不是真的了。”

宇文寒涛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兄弟的看法，刚和沈大庄主相反……”

沈木风：“怎么说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箫王张放，虽然武功高强，智力过人，但他在面临到生死之际，如若心中全无半点激动，只怕是也不可能，是以写来十分潦草，因此，在下可以确认这本武功秘录，确是箫王张放所书留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但是封面上的字迹，十分端正，而且和封面内页，笔迹绝不相同，宇文兄又作何解释呢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封面是别人加上的，而且，箫王张放留下武功之后，也不会把它装订得这般整齐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可是指那最先进入禁宫之人么？”
究竟如何情况，当时无法认定。

沈木风望望那火烛说道：“这火烛最多还能燃烧半炷香的工夫，我们必须在火烛燃烧完之前，决定这一件事情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禁宫中只有这一册秘录，这是一个死结，除了咱们三人之中有两人放弃之外，只怕很难有一个完满结局。”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不论情势如何演变，在下是当仁不让。”

沈木风缓缓说道：“萧大侠言下之意，那是非得取到这册张放武功手录不可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如是其他人遗留下的武功，在下可以不要，但张放武功，在下是非要不可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为什么呢？萧大侠如能说出一个理由，在下愿意甘心退让。”

萧翎本不善谎言，一时之间更是想不出适当的言词掩遮，只好冷冷说道：“在下似是用不着给宇文先生解释。”

他一向处事均能冷静明理，合乎中庸之道，但想到这萧王张放的武功秘录，关系着那岳小钗的安危，顿然情绪激动，难以自禁，大有放手一拚之心。

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照你萧翎的说法，这萧王张放的秘录，你是非要取得不可了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咱们依照相约之言，打赌分定输赢，你萧大侠只有三分之一的机会。”

萧翎剑眉耸动，俊目放光，似要发作，但却又忽然叹息一声，垂下头去道：“那是各凭运气的事，在下自然遵守。”

沈木风望望那将燃完熄去的火烛，心中暗暗忖道：这萧翎取这张放武功秘录之心，似是极为坚定，我如想别法图得，

势将要与他一拚，那女娃儿虽然来历不明，但萧翎能弃去中州双贾，选她作为助手进入禁宫，武功自是不弱，宇文寒涛说那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，已然早知萧翎的身份，却替他隐遮不言，想来亦非虚言，宇文寒涛本人更是老奸巨滑，表面上，虽然处处向我，但我真和萧翎动上手时，绝然不会助我……

这一深思分析，本来是最强大的实力，竟然变成了孤单拒众之局。当下缓缓说道：“咱们进入禁宫时，既有约言，那自是应该人人遵守，在下亦愿遵守那订下之约。”

宇文寒涛听那沈木风的口气，和已往那等气派和口气，大不相同，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人人都说他害怕萧翎，看来果然是有些道理，他似乎对萧翎有着一种心理上的畏惧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早些按约相赌，看看何人取得张放武功手录，也好早些筹谋离开禁宫之法。”

沈木风心中已经早作盘算，不论何人取得张放武功秘录，一俟出得禁宫，自己就下手抢夺，当下说道：“好！早些解决，早了心愿，免得彼此心中都挂念难安。”

萧翎冷冷接道：“宇文先生，这是各凭运气之事，在下只希望能够赌得公正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如是萧大侠不肯相信，由阁下主持，我等来猜就是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倒不用了，只要你宇文寒涛赌得公正就是。”

宇文寒涛右手探入怀中，片刻之后，握拳而出道：“在这下掌中握有一至三枚的金钱，两位自行商量，那个先猜，两位猜余下的数字，就算在下猜的数字。”

沈木风胸有成竹，对此刻的得失，倒不放在心上，当下说道：“萧大侠自然存必得之心，在下索性再奉让一个机会，萧大侠先猜就是。”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咱们猜拳定先后，我不要你相让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在下就算输了拳也是一样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既认输拳，在下就不客气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萧大侠尽管请！”

萧翎目光凝注到宇文寒涛的脸上，心中却泛起了无比的混乱和紧张。原来，萧翎动了从未有过的得失之心。故而心情波动，难以自己，目光瞪注在宇文寒涛的脸上，瞧了良久，才缓缓说道：“两枚。”

宇文寒涛神色镇静，目光转到沈木风的脸上，道：“沈大庄主呢？”

沈木风缓缓说道：“三枚。”

宇文寒涛缓缓伸出右掌，道：“两位仔细瞧瞧吧！”

萧翎凝目望去，只见宇文寒涛手中，握着一枚金钱，不禁心头一震，脸色大变。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两位请仔细瞧过。”然后缓缓把金钱交到萧翎手中。

萧翎接过金钱，仔细瞧了一阵，果然是一枚金钱，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宇文先生赢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两位运气不好。”伸手取过萧王张放的秘录，放入怀中。

沈木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宇文兄，你要好好保管啊！”

宇文寒涛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也许沈大庄主早已想好了再从兄弟手中取走这秘录的方法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萧大侠失望之情，形之于外，区区不取，萧大侠也不放过你。”

宇文寒涛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，道：“看来这张放的武功手录，对萧大侠很重要？”

萧翎道：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就算那张放武功秘录，对我萧翎很重要，在下也不会巧取豪夺，宇文先生但请放心就是。”

宇文寒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现在，咱们该当如何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被人先来一步，禁宫价值已失，咱们似是已无在此留恋的必要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咱们先出这地下石室再说。”大步向外走去。

金花夫人突然加快脚步，奔到宇文寒涛身前，说道：“宇文先生请走中间吧！”跨大两步，抢在宇文寒涛的前面。

萧翎紧随宇文寒涛身后，沈木风走在最后。

群豪鱼贯出得地下石室，直回大厅。

凝目望去，除了华山谈云清外，仍然有具尸体坐在原地。

宇文寒涛环顾了群豪一眼，道：“诸位请先出大厅，兄弟要留在厅中，把这几具尸体复元。”

沈木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宇文兄可是想留在禁宫之中，研读那箫王张放的武功，待艺业有成之后再出禁宫么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沈大庄主多虑了，兄弟艺业难及十大高人，留在‘禁宫’之内，岂不是自寻死路了么。”

萧翎突然伸手说道：“在下不信离开你宇文先生，我们不能生出禁宫……”伸出右手，道：“还给我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萧大侠向在下讨还何物？”

萧翎道：“你不用紧张，不是张放武功秘录，是讨取我的‘禁宫之钥’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咱们进入禁宫时，有过一番凶险的恶斗，萧大侠是亲身经历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‘禁宫之钥’已在搏斗之中遗失。”

百里冰怒道：“大哥不要听他谎言，不还咱们‘禁宫之钥’，就要他以张放武功秘录作抵。”

萧翎神情冷肃，缓缓说道：“我们合力拒挡沈木风，宇文先生才有暇开启禁宫，那悬崖恶斗虽然凶险，却是和我萧翎无关，宇文先生可是认为我萧翎不会杀人么？”

宇文寒涛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在下说的句句实言，萧大侠不肯相信，倒是叫在下百口莫辩了。”

萧翎举起右掌，道：“宇文先生诡计多端，这番话实叫在下难信，不还我‘禁宫之钥’，在下只好杀阁下以泄心中之忿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咱们既已进入‘禁宫’，那‘禁宫之钥’的功用，已然消失无存，何况，在咱们之先，已有人进入了‘禁宫’，那人自然也有‘禁宫之钥’，在下为何不肯把‘禁宫之钥’奉还你萧大侠呢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话倒是不错，禁宫的神秘，已然揭露，只不过是几具高人尸体而已，此后，自是再无人谋图进入禁宫，那‘禁宫之钥’，还有何用？

但闻百里冰接口说道：“不管那‘禁宫之物’的价值还有多大，但那是我们之物，你把我们东西丢了，自然要还，对不对？”